



看了就评

比巫术更恐怖的， 是人心中

□王昱

1692年2月的一个清晨,位于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9岁的女孩贝蒂和她11岁的表姐阿比盖尔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她们开始昏睡,时常发出刺耳的尖叫,伴随一阵阵抽搐,口中说着没人听懂的诡异语言。更可怕的是,这种中邪像传染病一般,镇上的其他女孩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症状,恐慌随即笼罩整个小镇。

医生断言:“这些女孩受到巫术的蛊惑。”于是牧师要求她们指出哪些是使用巫术的人。一开始,女孩们指认了三个女巫:一个女奴、一个女乞丐和一个不信教的女人。

3个月

后,大约200多人被指控使用巫术,但中邪的病人反而越来越多,被指控的人百口莫辩,没有人能够幸免。

此案的最终结局非常血腥,有19名认罪者被“仁慈地”处以绞刑。

另一名女性更惨,她因为拒不认罪,在小镇上引起了公愤。最终,大家决定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处死她——他们拿了一块木板压在她身上,然后人们轮流放石头压在这块木板上,直到将这个“该死的女巫”活活压死。

这个匪夷所思的案件,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塞勒姆女巫事件”,《猎巫:塞勒姆1692》一书,详细描述了

这个现实中的恐怖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对于女巫和猎巫,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欧洲中世纪的事情,然而正如该书书名提醒人们的,这场在人类猎巫史上都排得上号的猎巫行动,其实发生在1692年。当时,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发轫,美国距离独立建国、在《独立宣言》上写上“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了。

这样愚昧的行动,是如何在这样晚近的历史时段发生的呢?

老实说,在阅读《猎巫》一书之前,笔者对这个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但看过该书之后,却感到释然——这场闹剧无非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的相似闹剧的近代北美洲翻版。

从理论上说,制造这场猎巫案的塞勒姆村村民本来是一群最不应该掀起宗教迫害的人,因为塞勒姆所属的马萨诸塞州是英国清教徒的聚居区,而清教徒之所以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最早就是为了躲避英国国教徒对他们的宗教迫害。

然而事实证明,当遭遇迫害时,与反思相比,很多人更愿意用更加严厉的迫害去伤害他人,作者在《猎巫》一书中用不可辩驳的事实罗列证明,在整个17世纪,包括马萨诸塞在内的整个美国东北部的清教徒聚居区,都曾是“猎巫”运动最盛行的区域。17世纪初来到北美的清教徒试图在殖民地建立新的世界,他们将自身看作上帝的选民,将殖民地看作“英国的新以色列”,同时又试图将一切自然现象、瘟疫、粮食歉收等看作上帝对他们队伍“不纯洁、不忠诚”的暗示,进而化作猎巫等宗教迫害的动力。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思维,成为了惨案发生的底层逻辑。

在宗教的不宽容以外,政治的手也插了进来。1692年猎巫案前夕,塞勒姆在政治上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在外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盟,距离塞勒姆不足五十英里,另一方面,英国国教也试图插手干预殖民地事务。所有这些,促使塞勒姆的“虔诚信徒”们试图通过一场运动向彼此表现自己坚定的宗教立场,突发的癔病成为了这个导火索。

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1692年塞勒姆猎巫案的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案件本质上并无差异。在人人自危当中,恐慌的民众总是试图通过揭发、检举他人以求自保。当牧师富有煽动性地告诉信徒“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时,丈夫告发了妻子,女儿检举了父亲,侄子构陷了姑母。大家都认为,只要在检举中表现得卖力、出色而忠诚,自己就安全了,而进行大义灭亲无疑是体现自己“忠诚”的最好方法,所以人们纷纷检举至亲以求自保。

幸运的是,这场互相检举的闹剧很快就结束了,1694年,在案发两年后,尽管态度十分勉强,巫术案的首批发起者帕里斯牧师被迫向对公众道歉,愚昧的“猎巫”在当地随后逐渐销声匿迹。难能可贵的是,塞勒姆案在美国成为了一段不会被忘却的国家记忆。以后每当美国社会发生严重割裂,塞勒姆便会不时闪现,提醒人们冷静: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谈及塞勒姆事件时,称其为“这个国家永不会被洗刷的丑恶的污点”;19世纪60年代,当南北方因奴隶制的合法性问题而对立分裂时,美国南北双方互相以“猎巫”指责对方在迫害自己;一个世纪后,参议员麦卡锡在美国政坛和社会掀起排外浪潮时,剧作家阿瑟·米勒又根据历史记录创作出经典剧作《塞勒姆的女巫》,讽刺当时美国社会针对左翼的迫害;2019年年末,特朗普被指控寻求外国势力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在这起“通乌门”中,他在推特上指控这场弹劾是“猎巫”。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中国的强对抗态度也曾被评论为“对中国的猎巫”……

“塞勒姆案”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人们只要一提起它,对人性之中某种固有之恶的恐惧,就会提醒人们不要走向癫狂。今天的美国人并不讳提及塞勒姆案,甚至写出《猎巫》这样的大部头专著去反思它,这是一种进步。对历史污点的不断自我提醒,至少可以避免历史悲剧的精确重演。



《猎巫:塞勒姆1692》
[美]斯泰西·希夫 著
文汇出版社



《猎巫:塞勒姆1692》
[美]斯泰西·希夫 著
文汇出版社



《鲁迅草木谱》
薛林荣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闲读随笔

□张钊

韩浩月是著名的作家、文化评论家。他崛起于博客时代,在博客一文风行的时候,我常常会读到他对重要文化事件评论的博文,而这篇博文又会同时刊登于传统的报纸特别是都市报的文化版、影视版、副刊,出现在门户网站的相应板块上。

按照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文化一日长于百年的发展、变异速度,这些似乎都应该属于前浪的范畴了,但韩浩月并没有死在沙滩上。他笔力雄健,新作不断,不但评论文化、评论影视、评论文学作品,而且跨入大文化、泛文化的疆域,试图把握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灵图景,并使之与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互辉映、相互印证。

如此回顾韩浩月的创作历程,会陡然生出波澜壮阔的豪情,与此相伴的是时代的吊诡与变迁,以及一个个经典化的瞬间。过去,大学的新闻学院经常向学生灌输新闻是易朽品的观念,一夜醒来,过期作废。实际上,网文更加如此。在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冲刷和稀释下,几乎没有网络文章能够不朽。再精彩激烈的网络大剧,都离不开七天定律的命运,即七天之内必定会有两件其他的大事次第崛起,把前一件事情冲刷得无影无踪。



《座无虚席》
韩浩月 著
现代出版社

第三只眼

□王元忠

《鲁迅草木谱》封面折页上有一些推介本书的话,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为:呈现读懂大师的另一种方式。这话说得在理。鲁迅的丰富,构成了言说鲁迅必然的多样和不同。“鲁学”已然蔚为大观,太多的解读,如果不能另辟蹊径,自然也便难以予人记忆。

《鲁迅草木谱》的特别,首先的一点,就是作者观审鲁迅之时所采取的平视的、常态的眼光。一般人关于鲁迅的印象,为“三家”(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认知内在规约,容易采取仰视的态度,挖掘其作为“神之子”的高蹈、深刻和神化一面的内涵。而一些有意与主流看法保持不同意见的人,矫枉过正,则往往故意采取俯视的观察,揭示或建构其所以为的鲁迅作为“狼之子”或“兽之子”的残酷、阴冷和病态一面的内容。此二者都好,都出了不少成果,但此二者又都存在问题,都有点将鲁迅看成一个非常态的或者非人的存在。与此二者不同,薛林荣此书采取了一种面对面的平视态度,将鲁迅常态化,在其与草木的关系梳理之中,还归于生命的基本和日常处,讲述关于他的“有血肉、有温度、有人情的故事”。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以草木为由头,作者通过该书的写作,既系统勾勒了鲁迅与草木(植物)关系的历史,勾勒了一种特殊的鲁迅生活的传记;同时也以小见大,从一个特殊角度表达了他对于鲁迅思想及其写作的新颖理解,按照时间的顺序,书写了另

流量时代的经典阅读

那么,出现在韩浩月的新书《座无虚席》里的那些文化事件,那些文化老人,那些文学作品,那些影视作品,为什么会给人一种经典化的印象呢?连世界本身都无法经典化了,何况附着其上的评论文字呢?

翻开《座无虚席》,里面涉及的人物去世新闻包括饶宗颐、贝聿铭、金庸、柏杨、梅葆玖、迈克尔·杰克逊、斯坦·李等,涉及的文学作品包括《霍乱时期的爱情》《局外人》《红与黑》《月亮和六便士》《荒原狼》等,涉及的电影包括《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了不起的盖茨比》《绿皮书》《云图》《地心引力》《让子弹飞》等,涉及的文化人物包括村上春树、莫迪亚诺、马丁·斯科塞斯、黄永玉、莫言、冯小刚等,里面既有不折不扣的经典,也有一时之间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互联网的无边海洋中,他们也许只是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岛屿,但在互联网的版图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坐标。而在坐标旁边,也许就是韩浩月的文字。

哲学家陈嘉映认为,与信息爆炸、读图时代、社交网络相伴随的,是人类两千年文字时代的终结,“文字时代正在落幕”。虽然如此,经典仍然有人在读,因为经典是人类的元叙事,互联网的花样再多,仍然只是元叙事上开出的新花。

韩浩月对经典的解读具有高度的互联网特征,知识渊博,融会贯通,直指人心,富于诗意,体现出技术与传媒组合的特点。读他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过度,也能感受到传统媒体蔚然深秀的尊严。

如果说,在互联网的无边海洋中,经典已经成为一座座孤岛,那么,《座无虚席》恰似一幅孤岛导航图。在这幅图上,一座座孤岛,座无虚席,一个都不少,令人望之俨然,却即之也温,熨帖地印证着我们温暖的记忆。

情趣的学问

一种鲁迅精神的传记。

为了前者,作者做了不少的文献功夫,精读鲁迅自身种种文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书信、日记,等等;参阅他人相关诸般资料——创作、书信、回忆、论文、专著,等等。以鲁迅自己的表述为依据,抓住其中的花草对象,从花草自身和其与鲁迅表达两面,广泛链接各种相关信息,在不同文本的互证之中,进行“知识的考据”,充分说明花草对象及其与鲁迅写作或思想的关系。而因为后者,所以他并没有面面俱到,详写鲁迅言及的所有花草,而是去芜取精、披沙拣金,从中挑选出与鲁迅情感和认知关系最密切的花草,在重要的关节点上立论,建构鲁迅别样的思想传记。

前者所为,体现的是薛林荣对于知识的兴味。于各种书籍文章的阅读、查找并自己实地考察经验的爬梳剔抉之中,他认真考证和辨析各种相关的信息,通过对于具体花草对象前因后果的左呼右盼、瞻前顾后之说明,以丰腴的知识建构,给予读者阅读之时“多识鸟兽花鸟虫鱼之名”类的求知的享受。后者种种,体现的是薛林荣因由敏锐的思考而致的认识的力度。从小处着手,落脚于鲁迅解读关键或重大的问题背景,通过相关书写的分析和拓展,将具体的花草与鲁迅某种情怀或思想联系起来作整一的思考,从而发现和呈现鲁迅精神构成中容易被忽略的内容,如植物标本和他的科学思想,白杨树和他的生态理论等,引导读者生发各种联想和启示。

两面结合,复又重之于薛林荣活泼而又筋道的文笔润泽,知识生出光彩,思想长了羽翼,于学院因为太过理论而致的枯燥和民间因为太过随意而成的浅俗的双重超越之中,遂使得《鲁迅的草木谱》具有了某种难得的好看又有味的阅读效果。

“情趣的学问”,不管是这本书,还是接下来要出的《鲁迅的饭局》《鲁迅的门牌号》等,如果要概括或推介薛林荣的鲁迅研究成果,我能想起的最好的话,就是这一个偏正词组。